

王朔“画”过一幅“自话像”，说是他“身无一技之长，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，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，理当庸碌一生，做他人脚下之石；也是命不该绝，社会变革，偏安也难，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，故沉潭泛起，舞文弄墨。”

看上去他当年是不得已才“舞文弄墨”。实际上，他走上写作之路虽说是时势使然，也同时是主动选择的结果。王朔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，父亲是教官，母亲是医生，父母没时间管他，他被“抛”到了幼儿园，也就变得格外调皮，甚至是个叛逆，但他喜欢看书，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。1977年高中毕业后，他去了青岛参军，先当操舵兵，后来又转做卫生员，也要耍笔杆子，1978年，短篇小说《等待》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，他因此借调到该刊当编辑，后来又去了解放军文艺社，但工作了几个月，就退伍回京到医药公司上班，虽然是捧上了铁饭碗，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记得在一个乡政府工作时，一个山沟里，有一对夫妇，生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很聪明，读书都很用功，夫妇又喜又愁，喜的是生了两个好儿子，愁的是因为家底薄，负担不了两个人以后的学费，更重要的是家里家外也需要个帮手，可看着两个儿子都是读书的料，真不知道向哪个开口做帮手。

好在在大儿子长些，更早懂事，知道父母的苦衷，高中一毕业就回家务农了，然后，顺着农村的千百年来 的风俗习惯，“起屋、讨婆、养崽、读书”，还千方百计从牙缝里省出钱，贴补兄弟一路读完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。

小儿子博士毕业后，留在北京工作，市、县、乡领导逢年逢节会进山向两位老人祝贺：“你们的儿子真了不起啊！为家乡争了光！”每当听到此话，两位老人指着正在田里忙碌着的大儿子和领导们说：“看，我们这个种地的大儿子更了不起！”

上海金秋，久雨连阴，一场紧接着一场。人在雨中行，不禁想起家乡太原。秋雨后的路旁，已经打籽的老槐树，叶随风落，莹亮的露珠仿若槐树的眼泪。树有眼睛吗？

风掠过带来寒气，激得人打颤。太原的秋雨来得快，去得亦快。远远的天边灰色的厚云，裹挟巨大的雨点噼里啪啦一通猛砸，转眼太阳钻出来。

风雨中，空蒙的氤氲处有几点残红，忽然想起多年前在北京。正值夏末秋初，走到西直门附近时看到有家花店，大敞的门两旁摆满各种鲜花。百卉争妍，万紫千红，迷离的瞬间以为是春天。竟然有几束栀子花！枝叶枯黄，稀疏的花骨朵与萎谢的花瓣合抱着给报纸紧扎起来。看着眼前伶仃枯败的栀子花，躲在角落无人问津，我的心里淡淡感伤。其实花跟人一样，岁月如梭飞逝去，离土难离乡。

回家途中，沿街店铺高悬的广告语写着，“好时节，愿得

碗，却是成天价卖生理盐水和葡萄糖，完不成领导派发的任务，少不了挨训扣钱，于是开始搞副业挣外快，和后来拍了电影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的发小叶京一起摆地摊，帮着叫卖叶京从广东带回来的时髦的墨镜、收录机、喇叭裤。其间，他也写了短篇小说《海鸥的故事》，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1982年第8期上，但到底觉得工作是枷锁，非打破不可，于是辞职创业，做过小生意，开过烤鸭店，却不是那么顺风顺水，于是他开始动真格写作。

既然不是初出茅庐，他总该写得异常顺利吧。实际上，刚开始那会儿，他一连数月，什么都没写出来，好在他铁了心“要通过写小说，成为名家大腕！”所以不曾气馁，每日拼命码字，写到手指起泡，中指第一指节被笔磨下去一块，都不愿放弃，于是转机出现了。1984年夏，他和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，在舞会上邂逅了后来成为他发妻的沈旭媛，灵感也就跟着来了。就是在这一年，他以两人相爱的故事为摹本，写出了《空中小姐》，这部三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，最初有十三万字之多，他先后改了九稿，加起来的字数约一百万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，还为他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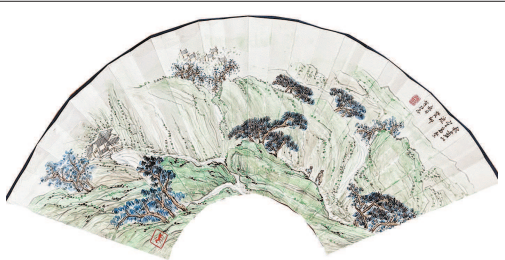
得了《当代》文学新人奖，自此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，接连写出《浮出海面》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《橡皮人》等深受欢迎的纯情系列小说，他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年轻人追捧的文学偶像。

倘若就这么一路“纯情”下去，王朔也或许能

聊聊王朔

傅小平

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偶像地位，他却转而写起了《玩的就是心跳》《我是你爸爸》等小说，时不时来上一句“世界上伪君子那么多，我当个流氓怎么了”，恰如其分地在最受认可的时候，把自己“改写”成了“痞子作家”，他免不了时常受到攻击，他也换着法儿配合着反唇相讥，这一来一往，倒是牢牢抓住了大众的视线，只是如作家王安忆所说，到后来他身上穿的盔甲就太多了，层层叠叠，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。但读者却把“痞子作家”当成了他的标签。我



秋画山室万壑流（扇面）郑有慧

现在全市各街道普遍多了一个为老人服务的实事项目：长者食堂、为长者送餐。作为一名年逾九旬的独居老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天“买汰烧”，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。何况一个人每天的需求量很有限，饭菜做多了，要吃好几天宿食；再说每天总希望荤素搭配，多种花样，而这是一个独居老人难以办到的。

现在有了“为长者送餐”的服务项目，问题迎刃而解了。

我们社区联系了几个送餐单位，听凭老人选择。我选了离家较近的“长者食堂”。社区帮助我用手机联系好，每周末饭店提前在网上公布下一周菜谱，我

体外，吃了也白搭。

我一直分不清胡麻跟亚麻。我的友人坚持认为，胡麻即亚麻，是同一种东西，但我以为不然。因为这两种籽实榨出的油，吃起来味道大相径庭。亚麻籽油量少，价高，绝然比不上晋北乡人自家油坊里现榨的胡麻油香。

胡麻油的香气十分独特，但你若是让我说究竟如何独特？一时又答不上来。大炉烤制而成的“混糖月饼”，必须且只能用胡麻油。那个香气真是迷人，初尝再难忘。仿佛美人儿沉心静气，样貌气质俱佳。也似乎只是只在晋北以及内蒙古靠近山西这一带，方才吃得到这种以胡麻油现制现烤的月饼？

月饼不易消化，来一壶茶。上海人似乎更喜食绿茶？

曾见识过他的“痞子”情状。彼时，他已有六年未出新作，被问到此番为何复出文坛，他一开口就喷出一句：“我就是个文坛钉子户，打死不‘搬迁’！”

1988年，王朔的四部小说《顽主》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《轮回》《大喘气》先后被改编为电影。据说，《大喘气》上映的时候，外面纷纷扬扬下着大雪，叶京开车，拉着王朔从西直门直奔和平里影协电影院，王朔兴奋异常，一路上眉飞色舞地狂侃，冷不丁甩出一句：“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蹿。”

他确是早早“蹿”过文学和影视的分水岭。1990年，他策划电视剧《渴望》，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；1991年，他担纲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编剧，这是国内最早的情景喜剧之一；1992年，他把自己的小说《过把瘾就死》改编成电视剧《过把瘾》，这至今仍是大量剧迷追捧的对象；1995年：根据《动物凶猛》改编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上映；1997年，根据他的小说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改编的《甲方乙

方》上映，成为中国最早的贺岁片。

之后，影视这事算是放下了，但王朔没有真正回到小说世界中。1986年顶着压力发表了《橡皮人》。马未都直言：“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差，他强索儿时的记忆，大部分是模糊的。他没得写了，只能写小时候。他出名以后就失去了生活。”

王朔也沉寂了。但2007年，他一股脑儿出版了《我的千岁寒》《致女儿书》和《新狂人日记》。2008年，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，此后又沉寂了，直到2022年8月，他“毫无预兆”地携《起初·纪年》再度归来。2023年4月出版的《起初·竹书》，则是系列第二卷。

不过，他真是写历史吗？或者说，他真是写历史小说吗？未必。且看他自己怎么说：“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，可算作‘非虚构’；只有这部作品，才是我真意义上的虚构小说。”

音乐家刘索拉说，王朔像个孩子，他有诚实的语言和童心，也有特别痞的一面。他有很多毛病，这是他可爱之处，甚至他的毛病比很多人都多，他要没毛病也挺没劲的。“一个人的经历、缺点、毛病、聪明组成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，再给我们写一些有意思的作品，让我们去看，我们应该感到很幸运有这么一个作家，写出这么真实的东西。”

“西瓜碑”寻访记

吴稚敏

暑假期间去了一次湖北恩施，随大流地游览了腾龙洞、大峡谷、蝴蝶崖等自然风景，也去到了女儿城、土司城这样的再造景区，喝了摔碗酒，吃了猪蹄蹄、品了玉露茶。四天行程快结束的时候，总觉得没看到什么“真家伙”，作为文保爱好者痒痒的心再也无法抑制。

其实恩施市郊外就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大多属于“施州城楼城墙遗址”的各处分支，其中，一处名为“西瓜碑”的文保点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“西瓜碑”全称“引种西瓜摩崖石刻”，和柳州城遗址、通天洞石刻等同属“施州城楼城墙遗址”。在卫星地图上找，果然能找到西瓜碑的定位，看上去似乎就在一个名为“云台寺”旁的农田里。我眼前突然就浮现出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，弥勒佛帮助取经队伍在瓜田里降伏黄眉怪的场景，便马上打了一辆车准备“按图索瓜”去一探究竟。

司机师傅是个中年当地人，见我一个外地游客要去城外山上的寺庙，就询问我有没有去过大峡谷啊？土司城啊？这山上的寺庙可没有那些景点好玩啊。我便如实告知，这些景点都已经去过了，并且当天下午就要乘飞机离开了，如果司机师傅有空，可以在山上等我一会儿，我还需要打车下山。师傅倒也爽快，同意了在山上等候。

出租车就停到了云台寺门口。步上两层楼高的山门台阶，我还想象着是不是要穿过寺庙，到寺后的瓜田去寻碑。正在即将踏入寺门的当口，遇到一位师傅，询问得知西瓜碑在寺外不在寺里。又在门口询问了一个挂着工作牌的中年大叔，他指着山门外寺院背后的山坡说：“就在这山上，有条小路走上去就看到了。不过，当心有蛇！”谢过大叔，一脚踏出山门，“当心有蛇”言犹在耳，我已经沿着汽车开来的公路往前寻找大叔口中的小路走了100多米了，三四级台阶之后，路便逐渐隐藏在肆意生长的杂草和灌木丛中。看上去还真像是会有蛇的样子！低头寻到一截枯树枝杈，一边探路一边往上走，走过十来级土台台阶后，台阶就慢慢变成了土坡，夹杂着石块，草也越长越高，我也越走越心慌。再次打开地图，寻找西瓜碑的地图定位，发现我在碑刻定位的南面100米处。确实，刚才沿着大路往北走了100米才发现这一条上坡的小路。虽然相隔只有一百米，可那坡上荆棘丛生，想要在山坡上跨过这百米，恐怕我得变成刺猬。原路返回吧，沿着刚才的土坡好不容易回到大路上，掉头又向着寺庙山门走过去。

再问了刚才说有蛇的大叔，他依旧指着门口说：就在这儿，门口墙边小路走上去，芭蕉树下就是了。“大叔，这门口墙边真的没有路呀，都是草丛呀！”“对咯，现在夏天就是要长草的嘛，你秋天再来就看得路咯！”我骑虎难下，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拿起枯树枝杈边探路边往山坡上走去，倒是没走多久就在高高的草丛里看到一棵突兀的芭蕉树，它的前方真的露出一方巨大的山石，还能隐约在草丛中看到大石前面立的文保牌。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欣喜和挫败感是同步涨溢的。欣喜的是，文保就在眼前；挫败的是，我和大石之间隔着三米宽的香丝草草丛——一种可以长一人高，夏季会开飞扬花絮的杂草，稍一拨弄毛毛花絮就往人身上飞，瞬间我就变成了一根人形鸡毛掸子。用手捂着脸憋着气，只要毛毛不往鼻子上钻就行了，终于走到了西瓜碑跟前的一小片空地上。

从我的站立点看过去，“碑石”高五六米，呈三角形，像一只大粽子，想是山上一处突出的岩石山体天生于此。正对我的石面上，有一幅一米多见方的刻石铭文，字迹已风蚀，隔着杂草无法凑近细看，故文字不可读。再回身看旁边的文保牌，上面标示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施州城址（引种西瓜摩崖石刻）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颁布，湖北省人民政府2016年立此文保牌。旁边的山体上还镶嵌有一面1993年立的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“柳州城遗址及引种西瓜碑”。

到此，西瓜碑的寻访终于达成，后来还去了另一处国保单位“通天洞石刻”，隐蔽的古代瑰宝让本地司机大哥也非常佩服，忙着发抖音分享我的经历。而我当天晚上的梦里，全是大叔那句“小心有蛇”。



十日谈

今天我们怎样过节

责编：郭影 沈琦华

今年国庆节前夕，先生邀请国庆夫妇到我们家玩，一起聊家常。